



韓非子全書

六

口 13
1099
6



13
1099
6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弄也。人主

更增波折
章法三皆
如字又三
非字間三
皆字



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闊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拙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章法更圓

如皇臺名

③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

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為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事慳而語
富與他段
貌又別

④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托慕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

周禮也

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鄭簡下一
本有購強
之三字是
子產之一
本作授之
非

⑤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子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蒞下且為下走睡臥與夫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⑥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

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
 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
 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
 和也。

尊當作楚

右經

①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
 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
 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
 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

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
 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
 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
 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勝。士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
 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
 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
 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
 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

作偶事覺
濃

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鳶。

癸其作癸文錯二木
度地以取平與準同

亦以拙妙
八板功多
二寸八堅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②宋人有請為燕主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

韓非子 卷五 五
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

一無好字
曰一作有
字

有味有態

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削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一本削之
下有端字
無曰字是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

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

覆說而意乃暢

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灰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灰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灰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為勝耳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

髹亦黑色

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賢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卿曰不然五字一本并刪夫塗濡而生椽撓七字若非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

塗濡而椽
生一本更
重塗濡而
椽生一句
非

則輕椽燥則直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
而屋壞一日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
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
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
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
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踏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
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
而踏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

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
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
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
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
然而士窮乎

窮乎下
本註有連
下為句二
章當合一
章

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
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
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

讓字餉同尔推阮
食人曰讓自家之
野

事不苛以
轉意妙

是賈敗析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
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
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戲
然至日晚必歸餽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
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
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
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
強而未
帝者治未畢也

③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
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
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已也夫賣庸而播
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
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
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疇時者非愛主人也曰
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
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
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

云諸本并
同疑是求
字

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

名實異
先素後實
固有態

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

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擻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

卷同衣
又先韻音冕禕
禕

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衛人有佐弋者烏至因先以其襜靡之烏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效唾之一

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

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

梁人一節
實合前章
第一章

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
燕相白王。大說。因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
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
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
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
無自信也。

④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曰。中牟有士曰中
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

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
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
襄王曰。我取登。旣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
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
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
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
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
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鍾一本作
鈎未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
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
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
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
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
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
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
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
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⑤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
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
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
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
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
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
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

公曰諾三
字宜在之
順
真之下乃

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魯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

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竿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旣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

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歿。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謂曰：嬰疾甚且歿，恐

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

妙精妙狀

園水園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賈。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賈。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

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曰。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累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

韓非子 卷之十一
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

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也。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而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

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韓非子卷十一終

韓非子

卷十一

二

議管仲心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恃必危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昭治內也

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

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駁行不貞白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

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

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

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

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堂當莊燕季孫一之故

注屏字堯字

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

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

乎夫為門而不使人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不進不亂之所以產也

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

金錢鉅費金以齊王屏不用玉璧屏用玉以魏西

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而拜據此是知左

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跖危子榮

鉅屏二字撰得妙

衣盜者子不耻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明者見不耻其父明以明所著衣榮人人所諂媚為非

猶子綽左右畫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成是子綽左右畫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去蟻

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蠅愈至喻温言訓左右愈諂安得無桓公之

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以與之故憂也與宣王之患臞馬也不

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臞也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

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為獻伯

然故非其太逼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

糲餅以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

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

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朋黨

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

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

內不避親外不避讎平論乎勢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

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

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

也父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必羣梁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趙侯以爲不慈免其官也。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賢是用。人怨謗也。

右經

①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爲獄吏。別人足。所踴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踴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踴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踴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踴危曰：

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踴者行步危。故曰踴危也。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

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

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躄。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屨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繫者乎。

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

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恐

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一罪也。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

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一本無以相參三字

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

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

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③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鞮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

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

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

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

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

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

與居。皆其所侮也。林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

在。是以難之也。

虛一本作壘是 繫一本作係 處字下脫 上字

注中林字 疑材字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衿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此下五條
不著經文
中

雪洗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拑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賢。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黍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

賢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履以履之。
履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履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
言席美則履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

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魯臯勝者必殺臯，殺臯者是殺所賢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賢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四詎者齊之居士，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絜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

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

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與一作為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此條雜見非經文所叙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明，請立以為大行。墾草仞邑，入

墾田用力反土也

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

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諸本并無晉字是叔向上

⑤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

韓非子 卷上
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斑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賤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

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也罪於魯皆搜索於
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
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
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
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
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
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
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

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
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
若此也

然諸本作黨是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然於師

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

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
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日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

此條亦不見

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為一本作焉非
其姊一本作其妹
遂則一本作汝州非

烏封人一本作烏村
人非
適達齊諸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結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達

本共作適
幸及齊

及齊不歿而用齊將何報我口如子之言我且賢
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三封人怨之

右傳

韓非子卷第十二終

